汪家明：經典加插畫 文學更加搖曳多姿

■《愛看書的插畫》 攝影：劉蕊

■汪家明接受記者採訪。 攝影：劉蕊

「對於我這個迷於美術的少年來說，在西方繪畫作品被封殺的歲月，經典作品中的插畫不啻珍寶。經典加插畫，無疑強化了文學對我的影響。」如今，著名出版人、作家汪家明將前後寫了十年的三十三篇文章集結成《愛看書的插畫》，對汪家明而言，文學經典魅力永恒；而插畫，則讓他有了走進經典的另一路徑。有這樣的插畫在目，文學更加搖曳多姿，閱讀生活也更加飽滿愉悅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

《愛看書的插畫》介紹了世界文學經典名著以及著名作家，每一篇均配有藝術家為其專門繪製的插畫。精美絕倫的插圖，娓娓道來、融入生活經歷又生動貼切的文學解讀，帶給讀者對外國名著新的理解與感悟。近日，汪家明帶着這本新書來到鄭州松社書店與書友分享。

談及本書的寫作初衷，汪家明告訴記者，主要是「懷念當時讀這些經典著作的感受。」在汪家明看來，「一個人成為什麼樣的人會受書的影響。《包法利夫人》告訴他人應當怎麼做人；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不僅讓他學習到大量的音樂知識，主人公在苦難中的奮鬥歷程也讓他在遭遇困難時受到鼓舞……」

人生從讀書開始

汪家明的讀書記憶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。文革初始時，汪家明12歲半。那時各中小學校「停課鬧革命」，市圖書館也被「革命」了，家住青島市圖書館附近的他由此有了讀書之便——跟着學兄學姐從圖書館抱書回家。無事可幹，只能讀書。從此，書籍為他打開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門。魯迅的《墳》、長篇評書《武松》，還有《歐根．奧涅金》《血與沙》《女皇王冠上的鑽石》《珍妮姑娘》……通過「地下」交換，16歲之前的他已讀了大多數中外文學經典。在那個大家都不知道外國是什麼樣子的年代，外國文學作品上「那點兒可憐的」插畫中的場景——高高的教堂、人們的髮型穿着、路上的馬車……勾起了他對外國的無限想像。

而對他產生「致命」影響的一本書是已經讀了十幾遍的蘇聯紀實小說——《初升的太陽》。說到這裡，汪拿出了隨身攜帶的兩本書，書的紙張已經泛黃：一個綠色封皮的筆記本，第一頁上寫着「家明讀書筆記之一（72.8.21）」；另一本就是《初升的太陽》。這本書引起了他對文學和繪畫的極大興趣。「我的人生是從這本書開始的。讀書為我展現出一個遙遠的、陌生的、寬廣的、迷人的世界，激發了我無限的想像，心裡的充實、快樂、激昂乃至甜蜜的憂傷交織在一起，讓我在那動亂年代裡，在青島這座小城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，悄悄地知道了作為一個人和世界的種種奧秘。」

現在，汪家明的枕邊擺着一列他的「愛書」：《大衛．考坡菲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呼蘭河傳》、《人行的枷鎖》、《汪曾祺短篇小說集》……

插畫具有獨立的價值

《愛看書的插畫》一書的封底有這樣一段話：「文學經典魅力永恒；而插畫，讓我們有了走進經典的另一路徑。書中的插畫，精美絕倫，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，不弱於世界名作。有這樣的插畫在目，文學好像更加搖曳多姿，閱讀生活也更加飽滿愉悅了。」

在汪家明的讀書生活中，插畫與書是無法分開的。「對於我這個迷於美術的少年來說，在西方繪畫作品被封殺的歲月，這樣的插畫不啻珍寶」，他也由此成為西方經典著作插畫的愛好者和收藏者，最愛的是普希金的《歐根．奧涅金》和《普希金抒情集》中的插圖。在一般的理解中，文學作品中的插畫起着美化作品或者補充說明的作用。但汪家明認為，插畫具有獨立的價值。在他看來，插畫本身具有圖畫的功能，即使脫離文字，也是有意思的圖畫。

另外，插畫內容的豐富性超出了文本，它不同於文字表達的不確定性，而是將人物或情景固定下來，更加直觀和形象。許多插畫是和作者同時期的藝術家所作，因此也具有文獻價值。近年拍攝的電影《傲慢與偏見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中人物、道具的選擇都取材於小說中的插畫。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，畫家對小說的闡釋，超過了研究者和評論家。」汪家明先生說道。

好的內容永遠被需要

當今社會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被手機佔據，圖片、視頻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，文字尤其是文學作品的閱讀量和閱讀時間越來越少。汪家明在其小引中也談到，「聽說現在的年輕人不讀文學經典，尤其不讀西方經典。」

對此現象，他並不持悲觀態度。他認為，這是潮流，是新的生活方式。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原因，它的發展變化也需要過程，「即使將來紙質書沒了，只讀數字圖書也沒問題，數字圖書會做得很好，內容是一樣的。沒有紙質書了，《紅樓夢》就不讀了嗎？《論語》就不讀了嗎？不可能的。」

■汪家明新書分享會《愛看書的插畫》現場 攝影：劉蕊

汪家明說，只要人類存在，好的內容永遠是被需要的。因為人類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對知識、對文化、對道德倫理的需要，這永遠不會改變。但同時，我們也需要提倡多讀真正的作品。

「文學經典之所以是經典，因為裡面有很多好東西，無論是知識的、還是道德的、理論的、歷史的、哲學的。一部《戰爭與和平》就是一部百科全書，它裡面講戰爭、講愛情、講道德之間的爭鬥、講對人生的理解、講死亡……這些東西是每個人都需要的營養、素養。」

汪家明說，中國有句話，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讀了書之後你就不是空洞的人、不是空虛的人，你就是有根基的人。「這個根基包括什麼呢，首先，你對人生的理解；第二，你對社會的理解；第三，你的道德底線，你知道做人應該做什麼樣的人。」在汪家明看來，經典之所以稱為經典，就是因為它具有這種功能，它可以感化你，影響你。

正如《愛看書的插畫》書中寫到的，「純潔的女性美、人性美、人間的愛，永遠不會過時，這就是無論網絡和智能如何發展，只要還有人性，幾千年幾百年傳下來的文學經典就不會湮滅的原因。」

挖掘中國經典 打造真正兒童繪本

汪家明早年從事舞台美術工作，做過中學語文教師；曾任山東畫報出版社總編輯、生活．讀書．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、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。

2018年，新連環畫《中國繪本》在原創童書領域引起了熱議，這套以經典連環畫為載體的現代繪本，亮相後不僅引起行業的關注，也受到不少家長孩子的喜愛。

《中國繪本》的策劃人正是汪家明。在出版行業工作許多年之後，汪家明發現，市場上的很多書面對的是成年讀者，但是培養兒童基本素質的書並且小孩又喜歡看的很少。於是，他挑選了五六十年前出色的畫家所作的彩色連環畫，按照繪本的方式對其圖片、故事改造編排，和原創繪本作家熊亮一起打造了《中國繪本》一書。

「繪本是個獨立的圖書品種，是網絡閱讀替代不了的。除了畫面的吸引人，它最大的特點是，真正地從兒童的角度、從兒童的心理出發，把兒童當做獨立的人格，而不是大人將知識灌輸給孩子，這樣出的書才叫兒童繪本。」接下來，他本人的願望是將工作重點放在繪本上，繼續培養繪本作者，並且對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挖掘，把經典的歷史故事、寓言故事、神話故事等等改編為繪本，供孩子們閱讀。

魔女方程式

書評 文：湯禎兆

《傳聞中的女人》
作者：奧田英朗 譯者：邱香凝
出版：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

我喜愛的日本作家奧田英朗，他2012年的小說《傳聞中的女人》，在2018年拍成電視劇，一口氣改編成為八集的連續劇，由足立梨花出任女主角，效果頗為不俗。小說表面上是一本以「蛇蠍美人」(femme fatale)為焦點的類型小說，主角名為系井美幸，作者把她設定為「中古車行的女人」、「麻將館的女人」、「烹飪教室的女人」、「打小鋼珠的女人」、「柳瀨的女人」（柳瀨是岐阜著名的風月場所區域）及「檀家的女人」（「檀家」即施主，在日本的施主制度中，乃指把財物布施予特定寺廟的家庭），以突出不同人眼中的系井美幸均有差異，從而突出魔女形象的難以捉摸。

事實上，日本流行小說一向愛以魔女為主角作為刻畫中心焦點。若用方程式的角度審視，原則上主要有兩大脈絡，一是以商業世界為背景，從而建構出魔女扭轉男性主導範疇的獨特性，反映出一種變質了的女性自強色調——當然，也有人因為把她們以魔女形象塑造，反而認為強化了男性沙文主義的取向，讀者自可各取所需，由各別認同的角度去切入玩味。角田光代於2007至2008年間在報章上的連載小說，後來在2012年以單行本推出《紙之月》，可說是此類型的代表作。《紙之月》的梅澤梨花由銀行職員，逐步走上「自發式」的犯罪之路，她的魔女化正是由熟悉銀行運作漏洞開始萌芽。

另一脈絡為復仇程式，也即是為了報復才走上魔女之路。東野圭吾及宮部美幸都是箇中高手。後者的《火車》是1992年的作品，而前者的《白夜行》成於1999年，而《幻夜》更屬2004年之作——同樣可看出致力刻畫一位平凡女性如何化成犯罪惡魔的構思上，承接與變通中的考慮。三者的女主角其實本來都是社會上的受害者，《火車》的新城喬子因為飽受追債的逼迫，所以才明白清洗過去的迫切性；《白夜行》的西本雪穗在被人姦淫後，其後也不斷易姓且走上犯罪不歸路；《幻夜》中的新海美冬則在阪神大地震中險些被災民集體施暴。

奧田英朗筆下的系井美幸，表面上與兩大脈絡均有一定距離，主角並沒有報復的動機，而同時又非專擅在商業世界中去破解漏洞圖利。當然，從形象構思來出發，她與梅澤梨花較為類近，均有一種自主人生的取向態度，而且不排除享樂主義的追求，但形象上的多變游走，又有截然不同的變化。

其實《傳聞中的女人》作為魔女小說，魔女類型不過是娛樂性的切入點，關鍵重心反而在背後的地方權力系統誌記。小說設定的空間背景，大體上是以作者本身的故鄉為據——即日本中部岐阜縣的岐阜市。奧田英朗選取的地方空間及人脈系統非常有趣，剛才提及的「ＸＸ的女人」之設定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，自可看到以上的場所，其實統涉了地方小鎮上的不同持份者，既有男有女，而且也包含了正反黑白的人——麻將館及打小鋼珠的為地方上的黑道勢力，而中古車行及烹飪教室為普通的日常民眾，把縱情自我及正經日常化的男女各自對應刻畫。

奧田英朗確實在方方面面均照顧了社區的縱橫切面，令到大家對整個地方小鎮有清楚明確的認識，到頭來反過來諷刺地突出了一個事實：無論大家認識的是哪一個階段的系井美幸，都可以看到地方封閉系統下的不良習尚，只不過她從來不囿於他人對自己的看法，以特立獨行的風格去抗衡地方上的潛規則。

不過更諷刺的，是我想起最近偶爾看到近期日劇《移居就來岐阜》，正好努力推銷岐阜市，帶來乃最適合日本人內部遷居至此的城市。劇集以早見茉莉飾演的設計師真琴，與由岡田義德飾演本來住在橫濱卻打算移居至岐阜的亞紀為主角，講述兩人如何在岐阜尋覓理想地方去開一所咖啡店。劇集的內容就正是他們遊走於岐阜縣內的大垣市、白川町、中津川市及飛驒市的情況。而且深具紀錄片風，即是他們不斷遇上的「角色」，全是真實存在的人物，不少正是由日本其他地方移居來岐阜的「新移民」。劇集簡言之不啻是岐阜縣吸引國內移民的影像藍圖。

同一個地方，小說與日劇的塑造絕對大異其趣，大家正好可從矛盾中看出趣味來。

書介

修竹園詩前集

作者：陳湛銓
編校：陳達生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

陳湛銓教授一生詩作超過三萬六千首，數量驚人。其詩作集中於早年及晚年，但研究陳湛銓詩者多集中討論其晚年作品，少有研究其早年之作，皆因早年詩集尚未刊行也。本書為陳氏幼子編輯整理，編者依據《修竹園詩前集》四冊手稿，檢視校正，轉為電子文稿，並冠以新式標點。詩作是作者自戊寅（一九三八年）二十三歲至丙辰（一九七六年）六十一歲期間作品，主要為五、七言律詩，而五、七言長古亦不少。本書詩作共一千零八十三首，其中九百八十首是他來港（一九四九年）前作品。來港後，作品不多，僅得一百零三首。詩作以寫作時間排序，俾能窺見作者詩風上之轉變。

惡人的美學・浮世繪

作者：渡邊晃
譯者：游蕾蕾
審訂：顧盼
監修：太田記念美術館
出版：究竟出版社

本書收入「太田記念美術館」首度授權台灣的浮世繪館藏98幅，經過專家審訂，獻上最豐富有趣的浮世繪知識。從鼠小僧、石川五右衛門等大盜，到知名的奸臣，以及在愛情中遭受挫折的男女，還有許多在神怪故事中登場的妖術師與鬼魂……近百幅以惡人為主題、別具魅力的浮世繪，除了附上壞事做盡的「惡人度」和故事解說，並提示欣賞重點，讓讀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浮世繪的世界。

未來十年微趨勢

作者：馬克・潘、梅樂迪斯・芬曼
譯者：許芳菊、張家綺
出版：先覺出版

微趨勢是面對當下的強大工具，因為它可以解開並且解釋我們所看到的，原本想不通的變化，帶來商業模式的躍遷、生活方式的轉變，以及價值觀念的衝擊。前微軟策略長、資深顧問馬克・潘再度出擊，從50種新微趨勢，預言未來十年，商業、文化、生活、政治的趨勢走向，揭開被多數人忽略的隱藏商機。

沒關係，是伊坂啊！他的3652日

作者：伊坂幸太郎
譯者：張筱森
出版：獨步文化

《死神的精確度》日本暢銷作家伊坂幸太郎首次在台灣出版雜文集，「不會改變你的人生，但一定可以讓你笑出來。」出版超過三十部小說，自陳自己不善寫雜文的老實作家伊坂幸太郎，硬着頭皮挑戰了五花八門的雜誌與出版社邀稿，奮力寫下百則詼諧短文——如今終於積累成一本讓人想緊抱住的傻氣雜文集：喜愛的作家、音樂和電影、與妻的相處、憧憬的英雄、創作哲思及秘辛、生活瑣事，甚至煩惱和牢騷，完全真誠坦率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。

日子瘋長

作者：龔曙光
出版：印刻文學

走不出的老屋場，望不見外頭的山坳，波瀾不興的寧靜湖畔……直到踏遍世界的角落，才會懂得那少年時期盼出走的，正是如今回不去的深切渴望。同時具備作家與企業家身份的龔曙光，以雋永文字拈起幼時長居的夢溪小鎮中微小的人事景物，把往日一個個或苦或樂、或倉皇忙亂的日子，結結實實地串接成一幅幅生動的庶民圖景。作者不避細瑣地將曾經即臨己身的故人舊事一一記錄，試圖拓印一個時代的風貌、音聲、氣味。透過他一篇篇的家族遺事、故舊交誼、少年憶往，幾乎可以清晰地指認那些鎮寨、屋埕、紅磚、青瓦，重構出一個杳然遠去的年代，一段再無法追回的時空歲月。